

寻找甘宇——震后17天的等待与救援

人物
新闻

PEOPLE

斜躺在病床上的甘宇戴着一副新配的眼镜,面对媒体的提问应答流畅、思路清晰、笑容温和、语调平缓。

如果不是身上四处包扎的伤口,你很难想象他刚刚在没有任何食物补给和物资保障的情况下,野外生存了17天。

在四川泸定6.8级地震发生时,这个在当地水电站参与施工的年轻人没有选择逃生,而是默契地和水电站职工罗永一起排险救人。

以一己之力救下很多人的这两人,和那些前赴后继去寻找他们的人,一起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9月26日,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创伤医学中心普通病房里,甘宇在病床上休息 新华社记者 董小红 摄

无需开胸也能换瓣 高龄心脏病患者重获“心”生

9月29日是世界心脏日。心血管疾病已成为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每年秋冬季更是心梗、心绞痛的高发期。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齡化,心脏瓣膜病发病率直线上升。其中主动脉瓣狭窄是危险性较高的一种疾病,如不及时正确地救治,五年致死率甚至超过某些癌症。因此,专家表示,积极治疗对主动脉瓣狭窄患者的疾病控制至关重要。

现代快报+记者 任红娟

▶南京市第一医院张俊杰教授(右一)及其团队



主动脉瓣狭窄严重危害老年人健康

南京市第一医院主任医师张俊杰教授介绍,2021年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瓣膜疾病总体的患病率是3.8%,约有2500万人群会受到瓣膜疾病的影响。75岁以上人群瓣膜病的发病率更高。其中,主动脉瓣狭窄是老年患者中最常见的也是最严重的瓣膜疾病之一。

主动脉瓣狭窄主要有三个病因,最常见的是老年退行性主动脉瓣狭窄,占50%以上;第二个原因是先天性的二叶瓣畸形;第三个原因是风湿热导致的主动脉瓣狭窄。

如何尽早发现主动脉瓣狭窄呢?张俊杰建议,如果是高龄人群,建议在常规体检中检查一下心脏超声。“很多70岁左右的患者,他已经出现了主动脉瓣的硬化、钙化,瓣膜有轻度的狭窄,但这时病人在临床上没有任何症状,做心电图也发现不了,而通过心脏超声就能发现这些早期的病变。”

出现心绞痛、晕厥、心力衰竭,要及早进行换瓣手术

“如果发展到重度主动脉瓣狭窄并且出现症状,不及时进行手术干预,患者的生存期非常短,一般2~3年。”张俊杰说,目前临床上没有任何药物可以去干预或阻止主动脉瓣狭窄的紧张。因为没有症状,对于轻度和中度的病人每年复查心超就可以了,但是临床上一旦主动脉瓣狭窄发展到重度,同时又出现晕厥、心力衰竭这些症状,就应该到心血管专科医院进行就诊。如果是高危,建议尽早地进行换瓣手术的治疗。

换瓣治疗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外科换瓣,这是一种技术比较成熟的传统手术,适用

于70岁以下的患者。对于70岁以上的高龄患者,实施外科手术的风险比较大,而且往往这些患者合并症比较多,比如有糖尿病、冠心病、肾功能不全等,就不能耐受外科开刀。

对于这样的病人,张俊杰介绍,现在有了更加先进的手段,也就是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R)。“我们只要在患者的股动脉上切一个小口子,沿着血管用根导管输送一个人工心脏瓣膜,来替换掉原来已经坏掉的瓣膜,整个操作过程可能就半个小时。病人虽然也是全麻,但是心脏不需要停跳,术后的恢复时间比起常规的外科手术要快得多,手术也更安全。”

高龄心脏病患者不开胸也能换瓣

2002年,法国医生Alain Cribier完成了全球首例TAVR手术。中国首例TAVR手术是在2010年。近年来,TAVR手术以微创介入的方式规避了传统开胸手术创伤大、风险高、需心脏停跳和体外循环的多种风险,可以不开胸换瓣。即使是高龄、体质弱、病变重或合并其他疾病而禁忌手术的老齡患者,也可进行TAVR手术。

“我们医院首例TAVR手术实施是在2016年。目前我们心血管内科已成功为260多例重度的主动脉瓣狭窄患者进行了TAVR手术,它已成为我们中心一个常规开展的技术。”张俊杰表示。

据了解,TAVR手术一般采用的是生物瓣膜,它与人体有更好的兼容性,可以降低术后抗凝造成的出血风险。在介入瓣的选择方面,根据手术器械的差别可以分为球囊扩张式瓣和自膨式瓣。TAVR球囊扩张式瓣膜技术在全国应用两年来,手术成功率高达98%,极大地提高了患者的手术安全性和远期预后保障。同时,面对国内患者二叶瓣畸形高发的现状,新型TAVR球囊扩张式瓣膜技术也成功克服了传统自膨式瓣膜技术治疗该类患者遇到的技术瓶颈。

“如果我们都能活着出去,我一定要请你吃顿饭”

9月5日午后,四川泸定得妥镇湾东水电站的员工宿舍,41岁的水工罗永突然感到一阵猛烈的摇晃。

“是地震!地震了!”罗永和十来个工友,飞快地爬起来,往外跑。罗永看到了不远处的甘宇,这个来自项目施工方的年轻人,正在奋力地刨着乱石,想要救出一位工友。

记得是哪个先喊了一句:大坝!正在疯狂刨石头的两人,猛地抬起了头。

湾东水电站依山傍水,是一座装机容量60MW、设计水头780米的高水头水电站。水头越高,落差越大。

直径约1米的输水压力管沿山脊而设,将河水送至十多公里外的厂房发电。地震发生后,不及时泄洪会引发压力管爆管,冲毁沿线的农田、房屋、畜圈,后果不堪设想。

必须立即拉开泄洪闸!几乎几秒钟,两人就做出了决定:罗永上坝泄洪,甘宇留下照顾受伤的工友。

罗永踩着石头往上冲,尝试了两次终于爬了上去。启动柴油发电机,先接通一号泄洪闸,然后是二号,水奔流而下……坝肩和坝底的两个人都松了口气,瘫软在地。

直到几天后,人们才知道,这两个人的决定救下了几百条生命,而他们自己却错过了逃命的黄金时间。

此刻,宿舍已全部损毁,道路通讯也全部中断,垮塌的山体把大坝变成了一座孤岛。夜晚降临,余震频频袭来,罗永和甘宇守在坝肩,观察水势,彻夜未眠。

天一亮,他们决定自救。土生土长的罗

永熟悉这一带的地形,他判断去石棉方向的猛虎岗比去泸定湾东村的路好走一些。

甘宇的手机曾短暂出现过信号,公司接到了他的救援请求。但很快,信号消失了。

四川省“9·5”泸定地震抗震救灾省市(州)县前线联合指挥部即刻派出直升机、无人机搜寻。眼见着飞机就在头顶,他们脱下衣服挑在竹竿上拼命晃动,但茂密的树林阻隔了一切,把生命讯息遮得严严实实。

下午二人实在走不动了。罗永又在山上找了两个野果给甘宇,自己什么也没吃。

“如果我们都能活着出去,我一定要请你吃顿饭。”甘宇望着这位面庞黝黑的大哥,静静地说。

9月7日,凭着微弱的信号,甘宇手机收到消息——有两支救援队往水电站大坝方向去了。然而此时,他们已经走出了大概20公里。

“我走得太慢,拖累时间,这样子我们两个人都活不成,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你赶紧出去找救援。”甘宇面色苍白,音量小了很多,但语气没有丝毫迟疑。

“你不要乱跑,就在原地等,我得救,你就得救,放心吧!”罗永用安全帽接了一帽子的水,摘了一些果子,掰了几根笋子,留给甘宇,转身急行。

9月8日,依靠一只捡到的打火机,罗永成功用烟雾发出信号,被救援人员发现,通过直升机送往泸定县城。

他的嘴里一直念叨着:“我还有个同伴在下面,你们一定要去救他!”

“一定要把甘宇找回来”

9月9日到10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组成48人搜救组,分成四队开展工作,并处置了大坝进水闸的安全隐患。

9月10日,中秋节,600多公里外的达州市大竹县石河镇,甘宇的家中没有丝毫节日的欢乐。4天前,甘宇用手机报了平安。之后,几百通电话再也没有接通。

母亲陈为淑决定赶往泸定县,“不管是死是活,一定要把孩子找回来!”

也是在这一天,仿佛感应到母亲的召唤,甘宇挣扎着起身,沿着前线和罗永计划好的路线继续向山上走。

头几天,他还能找到溪水,后来就只能收集苔藓上的雨水。没有食物,他努力找寻野果,发现树林里有掉落的野生猕猴桃,如获至宝。后来,他被石头砸伤了脚,行动更加缓慢。

此时的罗永,已经得知母亲、哥哥和侄子遇难的消息。顾不上悲痛,9月11日,他

又跟着堂哥、49岁的湾东村村民罗立军,带着一支16人救援队挺进猛虎岗。

“一定要把甘宇找回来!”坚持到半途,体力透支的罗永无法继续支撑下去,下山前他对堂哥叮咛万遍。

救援队根据罗永提供的线索找到了两人歇脚的地方,发现了遗落的手套和衣服,但并未发现甘宇。

两天一夜,救援队一路寻找一路呼喊,最高爬到海拔2000多米的地方,夜晚就在山中生起篝火露宿。

9月12日,罗立军和救援队搜救未果,只能暂时撤离猛虎岗。甘宇所在施工队的三名工友主动请缨,进山搜救。

10多天过去了,一场生命救援的接力,跑到了极限。

甘宇已经没了时间概念,野果没有了,他就挖树根;苔藓水没有了,他就喝尿液;快要绝望的时候,他就和身边的草木说话。

“不要哭,只要人在就行了,一切都会好的”

“湾东水电站有个人失踪了,找了十多天了。”9月18日,石棉县王岗坪乡跃进村一组的彝族老汉倪太高和妻子回到猛虎岗的时候,听到了这个消息。

地震发生时,羊儿四处逃窜,58岁的倪太高被重重地甩了出去,一根房梁砸到腰上,导致轻微骨折。

“应该还在这一带。”倪太高放弃了上山找羊,决定帮忙找人。

一连三日,他都在山谷里转悠,用平日里喊羊的方式,对着山谷大喊。9月21日一早,照例喊了几嗓后,他第一次听到了回声,像野兽,又像山羊。

竖起耳朵再听,像是“救命”。

倪太高赶紧回到家里,揣上月饼和两盒牛奶。走上去大概一公里,又吼了一声,再循声而去,倪太高钻进山后的密林。

9点半左右,一位胡子拉碴的年轻人出现了。见到倪太高,他哭了起来。倪太高赶紧用不太熟练的汉语安慰几声,又脱下身上的彝族褂子,垫在地上让他休息,再把牛奶和月饼递给他吃。

“你就说找到甘宇了,我叫甘宇。”这个好消息,很快通过倪太高的手机传到山下。甘宇奇迹生还!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人们找来两根木杆,绑上口袋,做成一

个简易担架,抬着甘宇走了大约一公里多,送到直升机能够降落的地方。

20分钟后,甘宇到达泸定县人民医院。陈为淑终于见到了儿子,母子俩相顾无言,眼泪却止不住地流。

当晚,甘宇被转运至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经初步诊断,他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肋骨骨折,左下肢腓骨骨折。由于长时间未进食,食管、胃多处出现溃疡。

两天后,甘宇的生命体征逐渐平稳。

倪太高后来才知道自己找到的小伙子是个大英雄:“他救了那么多人,好人有好报哦!”

“不要哭,只要人在就行了,一切都会好的。”他又说起了和甘宇相遇时说过的话。

转入普通病房后,甘宇和罗永失联后的首次通话,隔着屏幕,两人的笑容直达心底,观者无不动容。这笑容,有劫后余生的喜悦,更有过命之交的默契。

甘宇还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专门报了平安:“感谢一直在寻找我的家人、同事、救援队的各位队员以及当地的村民们。”

9月29日,甘宇就28岁了。在回复新华社记者的微信中,他说:“我们这么多人,一起经历了这场磨难,未来不管遇到什么都不会退缩!”

据新华社